

金

罍

子

合巽子下篇卷之四十二

明上虞陳 降用揚甫者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五 輯

計吏  
以庶

計吏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而天下士大夫蒙福天下蒼生寔蒙福矣。

清  
貴

清畏人不知人情也。有清畏人知之者矣。貪畏人知猶人情也。有貪不畏人知之者矣。楊震之貪畏我

之清

知胡質之清畏人知

去官留犢

留犢事。徵于古三焉。一是漢建安中。時苗為壽春令。乘薄傘飯車黃犝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日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一是晉羊祜兄子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一是王遜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此圖不知誰指。大率世知有壽春事。此為苗壽春亡疑。

不  
安  
誠

耳。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  
赧縮於群吏之言。逮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  
亦肯留。否則苗之心事。蓋漏於是矣。

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嘗曰。  
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  
尹不忍爲也。聞者率感激自勵。余謂吏以理民也。  
朘民肥己。奚理爲。夫明法以馭吏。貪則去之。若以  
人皆有希望高位之心。將諱其惡。以盈其實。是習  
隼于高墉。縱狼于牧圉也。可乎。彼侵欲崇侈。不可

盈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聖王之世。謂之號養。養投諸四裔。又何啻于錮。袁公盛德。蓋有廉頑之風焉。不然。未有不宿蠹長姦也。或曰。漢法賦吏錮及三世。礪矣。袁公以爲甚之。而有不忍也。曰。甚其法。曷一言于朝。蠲之。若陳伯始乎。甚朝廷之法。而至于廢法以申情。抑末也已。

清吏  
吏多  
酷

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怙節者矜其名。以爲於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怙才者急其功。以爲與人無借。可以樹威倚辦。故其流皆迄至焉。余

見隆酷吏傳。冠庫狄士文者。可以謂之清矣。若趙仲卿者。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於猛獸。故云。

寧士不遇毋吏。寧農不獲毋商。噫。猾胥貪豎。何涯哉。豎鬻財。姦民者也。胥鬻法。姦官者也。

墨子儉嗇而非樂。其說曰。民用樂器。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衣食之財。安可得乎。故之朝歌而  
不入者。惡其名也。其見荆王也。則衣錦而吹笙。是  
將諧時好。違本情矣。君子曰。墨子見其君。徒見其  
君而已乎。固將以行志也。夫墨子以儉爲其道。豈

墨子  
厚書  
隆君

之姦

以儉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見其君先之以奢。是  
以其所賤事君也。彼衣褐於漢廷者，不易鮮操。瑟  
于齊門者，不徙技道。固重乎始，違焉如墨子者，將  
何以終之。

嘉  
貧

鼓盆而歌，荷插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  
與貪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耳。鑿坏而遂  
負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  
賤，與厭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矜  
耳。

崔

翟公罷廷尉。則門可張雀網。公孫賀。劉屈氂。任丞相。則館壞爲馬廐。士常背公卿於衰勢。公卿常敖士於盛時。故當兩失之也。

陳蕃

陳蕃爲樂安太守。以郡人周繆仇賢特爲罷一榻。去則懸之。及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度尚  
禮浮  
于豈

度尚爲上虞長。民故洛陽。而長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卽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脯廼見。



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見袁宏後漢紀。此吾邑之故。而邦君下士。邑士尊德。有足尚者。

孟嘗  
隱處  
窮澤

孟嘗爲合浦太守。以病自上。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尚書同郡楊喬前後八上書表其賢。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喬烏傷人也。今上虞縣東地名孟閭。相傳是合浦太守故宅。宅西一里有楊喬巷。豈楊公慕德依仁。曾就公居止爲百餘家之一耶。曰隱處窮澤者。此時尚不爲縣。縣在今百官。晉孫恩之亂始遷。今縣故

班固

漢子  
王虞  
多夫

也

謝承漢書曰。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孟堅一部漢書。充能見之。成童時也。

會稽典錄。虞忠翻第五子。宜都太守。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始。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遷在當時爲著聞之士。今生百世之後。文籍荒落。風蹟斯盡。鄉里晚學。不足以羅識矣。然於此。益嘆漢季吾虞之多賢。魏氏太宗

之有人也

世說魏隱兄弟少有學義總角詣謝奉

奉與語太悅之曰太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注引

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

史中丞第湯黃門即云

宋公景濂序黃學士日損齋筆記謂宋景文祁嘗

著筆記一編以釋俗攷古雜說析為二門而上虞

李衍指其瑕疵者七條今按衍自識七條云寶慶

三年四月初吉謹書理宗即位之次年也今亦莫

詳其世系出處然可謂博雅矣又公集中有上虞

魏仲葵嘗爲公說嚴宗奭事。宗奭餘姚人。公因爲

小傳。仲葵亦好古樂善者。派與。

蓋貫之不

裴均子持萬緡。請韋貫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

能爲是蓋鄙之耶。有謂文人羸橐金多諛墓中人

得焉。宜皆背汗於貫之矣。

溫璉

溫璉五代時燕人以儒學著稱。與馮道少相善。爲幽

州從事。郎中經兵亂。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爲

鐵也。百錢買之。家人用燃燈燭。因施拂拭。廼知銀

也。璉憫然曰。此不義之物。安可寶爲。訪其賣王而

崔悅  
誤取  
孔英

還之。主曰：某自不識珍奇，張於街肆。郎中原加酬直，又非強買，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主乃別賣得五萬錢，將其半謝璉，璉終不納。施於僧寺。后璉官至尚書侍郎，見耳目記。璉固難能，彼賣者亦非常人也。然施於僧寺，不若施諸顏、連無告者耳。

五代桑維翰爲相，命崔悅知貢舉。進士孔英者，素有醜行，爲時所惡。悅旣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尊貴而語簡，謂悅曰：孔英來矣。悅不諭其意，以爲維翰以孔英爲言。廼考英及第，人出處有命，且或有因禍。

張養浩不  
受進士謝

第  
張養

以爲福者。廼稅之諂。維翰至聽於無聲。可噍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  
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  
奚勞謝爲。此科目中一段盛事也。

張詠郡舉進士第一。以張覃宿儒。與寇準旣嘗郡將  
共薦覃居首。薛奎舉進士第一。廼推與里人王巖  
而處其下。李常擢第。歷宣州觀察使。推官。發運使。  
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  
矣。并薦之。豐幽咎第。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

厲不受

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服。楊大雅遭風覆舟，遇拯得活，不受丁謂贈衣。陳無已

不着趙雄綿襖。至於凍死，皆可能也。劉道原不受司馬溫公衣襪。徐節孝不受胡安定餽食，不可能也。

爭名利於朝市

人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也不然。爭利者於朝，爭名者必於山林矣。

公輸以母營巧

王亮論衡。世傳魯般巧亡其母，言般爲母作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

因

毋。因極辨之。余以事之誕妄。無足庸辨。偶讀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毋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乃悟般以巧亡其母之說。以其毋以嘗巧之言誤之也。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古有之也。因書以發一笑。

太史公云。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紀五帝顓頊以下。但書

史記  
慎書  
堯前  
事



崩。黃帝書崩。又書葬。蓋慎之也。其有感于建元來海上言事之紛紛矣。

封禪書獲一角獸。蓋麟云不

日獲。唐漢書五行志有。如日夜出。不日日夜出。隋

書李景傳。景府井中。甃上生花如蓮。不日生蓮花。

學猶飲河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

小鳴。傳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

盈。小飲則小盈。

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孔子作春秋

而門人不能贊一詞。服人之心者也。呂不韋作春

不常以亂臣作春秋

秋而國人不能損一字。服人之言者也。孔子作春

秋以懼亂。臣呂不韋乃以亂臣作春秋。將誰懼哉。

曹沫豫讓之傳於刺客。太史公之卓識也。滑稽之有西門豹褚先生之繆也。

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楊雄以法言太玄比孔子。王莽周室之楊雄也。楊雄孔門之王莽也。

荀卿知孔子不知孟子。蘇軾知周子不知程子。涑水司馬公不知孟子。劉元城先生不知程子。

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荀卿  
知孔子  
不知孟子

楊雄

西門豹

蔡邕  
陳蕃  
不密  
取禍

成嗟夫夫圖事之幾微曷可不慎乎。漢蔡邕被召對金商門也。曰願寢臣章毋死盡忠之吏受怨姦仇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髮鉗之禍。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除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嫉之已而援刀突入甘受殞軀之僂。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色無憔悴。文舉刑之。斯與仁同功者與。又一

同功  
同過

不可  
與言  
者自  
毀伐

人毋病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隣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藉。勿復盜也。斯與仁同過者與。

孟子曰：不仁者而可與言哉！不仁者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嗟夫！雖其君至狂。孰有自毀自伐者乎。惟不可與言。而至於毀且伐。是亦自毀自伐之已耳。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爲也。嗟夫！雖其人至愚。孰有自暴自棄者乎。

惟不足與言。而至於暴且棄。是亦自暴自棄之已耳。蓋知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者。桀也。

列子

揚朱篇

知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者。紂也。斯二主

者。非無敏博喬捷之才也。而獷然不懼以行其惡。此獨夫之雄也。此自毀自伐者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者。跖也。

鶡冠子陸農師注

其談說足以

飾邪熒衆。其強禦足以返是獨立者。少正卯也。斯二子者。非亡辨知聰達之名也。而狡然不返以行其僞。此姦人之靡也。此自暴自棄者也。

盜

富財  
富美

不盜  
稅者  
盜土  
田

邵子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墮獲。予以爲此善處得失之際也。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顏氏家訓曰。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小荀子曰。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爲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畫野分井。古之田雖尺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

而已。或黍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土田者哉。又豈必盜跖哉。

春秋楚王謂廷尉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王而不屬，矜矣。是吾守法之臣也。三國魏邴原云：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本此。余謂丕老君之世子已，操非危國之冢宰乎。原見一蔽一也。

管子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係於人也。王荆公曰：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荆公之言，管子之言也。

荆公  
不歎  
王制  
命

管子

笑林謂楚人居會讀淮南方有云得螳螂伺蟬自鄣  
葉可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  
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復能別乃掃取數斗  
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見我不妻始但荅言見經  
日乃厭倦不堪給曰不見於是竊嘉齎葉入市對  
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此語本昔人白撰以資捧  
腹今按晉桓玄嘗以一柳葉給顧愷之曰此螳螂  
所翳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笑之得之而喜引  
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用珍之



則實事矣。事見晉書。秉筆至此。宋晁氏譏其叢冗不誣也。

耳視

南宋周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羨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衣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也。宋司馬溫公迂書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線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耳視色。目

食味。檀常寶奇著。不說人情通感。語甚奇。

子華子云。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又後漢張奐與延篤書云。北爲兒輩所讐。中爲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鎮之以大石耳。今按韓退之作椰子厚墓志云。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誦誦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全是膠合兩書。成文渾然亡跡。

唐楊植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堯之道何尊。宋范文正公作嚴子陵祠堂記。遂略化此語云。非光武無以遂先生之高。非先生無以明光武之大也。夏覺道切。又胡康侯嘗云。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

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  
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  
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  
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執。則昌。子竊  
壯其議論甚偉。可誦。近讀申鑒。或曰。在上有屈乎。  
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  
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王莽。而屈於強項。  
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  
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傅太后之申意而怨。

於鄭是謂不屈。不然則趙氏不忘。而秦無愆尤。故人主以義申也。乃知胡先生之論取此。

朱耶赤子

沈存中評表句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特朱對赤。耶對子。而狼狽二獸名。亦對流離二鳥名。極贊其工。然五代梁嘗使盧汝弼移檄討李克用。其文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汝弼謂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則前人詩句已犯師兄矣。恐亦其造語有本也。唐子西硯銘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歲計。唐書百官

志。席壽二年。種壽五年。禔壽七年。考功記。犀甲壽  
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莊子。乘庚篇  
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楊植許由廟。碣云。堯而許  
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  
之。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  
於嘆。魏書文帝詔群臣曰。二世長者知被服。五世  
長者知飲食。俗語云。二代仕宦。學得著衣吃飯。太  
平御覽曰。禾實於野。黍缺於倉。今風水家曰。木華  
於山。栗芽於室。古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晉史云。

其字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

劉子新論  
充倉  
讀本

劉子新論。北齊劉晝著。宋太史嘗讀其書。至萬人彎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  
能無傷乎。三復而爲之流涕。蓋悲夫一生而有萬  
傷之謂。其言立也。然此非劉子之言。萬人操弓共  
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童童。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見於充倉子矣。全道篇充倉子。或曰後人贗爲之。  
以附於莊子之所謂庚桑。晁氏曰。唐天寶初。王士  
元所撰。獻然此數語。寔始見於呂覽之本生篇。

古文  
求新

唐徐伯彥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鸚閣。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竹馬為篠駮。月兔為魄兔。進士劾之。謂之遊體。見唐詩紀事。以今觀之。殊足資捧腹也。

巢由  
拜馬

宋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其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廼有拜馬首巢由。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二終

金鼐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

爲臣必不忠。秦淮海先生曰。人臣能報私恩。然後

能盡公義。背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五世相韓。分之深。誼之重。及乎韓亡。存於必報。張子

報私恩者

公義

張子

房之忠也。五世相漢。衰因而自爲。紹與術之所以爲賊也。

國亡矣。而自以其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哀也。國亡矣。而自以其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陶潛也。國亡矣。而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改面而事其仇人者。諸葛京也。吁。不忝前烈乎。

京諸葛瞻之次子亮

之孫也。漢亡。瞻與長子尚俱死。事蜀。京事晉。爲郿

令。官至廣州刺史。

徐敬業。世勣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

子下  
姓  
異

父子

盧氏世德  
獨杞  
奸邪

子割  
股不  
知女  
割髮

元輔杞之子。氣類橋梓也。志忠邪。則荃蕙蕭艾也。  
盧杞祖懷慎。唐名宰相。父奕忠臣。子元輔仕至兵部  
侍郎。史稱其端靜介正。克紹祖烈。可謂世德。而一  
代奸邪。乃獨杞耳。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割股刈肝以爲孝。  
同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貧而爲也。不愛尺寸  
之膚以養大也。割股刈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  
祇自爲名耳。曾是以爲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唐林攢。泉州人。母亡。自捫髻作塚。廬其右。有白鳥集

林攢  
以孝  
博名

搏虎  
救父  
母

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廉實。會露晞。攢哭曰。天降  
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降。鳥亦回翔。夫鳥來則去。露  
降而晞。非異也。斯何足爲禍。而攢哭之。豈畏物色  
之將不吾及耶。是以死母博名。吾無取焉爾。

唐韓滉爲宣徽觀察使。有老婦拾榛藜間。猛獸將噬  
焉。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又許坦者。年  
十歲餘。父入山林採藥。爲猛獸所噬。卽叫號以杖  
擊之。獸奔走。父以得全。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墓。威少失父。

忠節

忠節

貞妻 伯姬 不避 水火 三女 愛夫 手

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乎。

發有不恤。緯而憂周之傾。有紉焉以度。而乘莒之亂。思圖其君。忠也。志雪其夫。節也。

楚貞姜之不下臺。而水死。待君也。宋伯姬之不下堂。而火死。待姆也。

魯漆室女倚楹而嘆曰。君老不立太子也。楚國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吁。此

莫非天下事也。廼徒區區一二女子憂乎。

陶朱公逃貴得富。謂其貴之足以殺身也。孰知富之

亦足以殺其子耶。

見史記

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

悲號。雖莫詳其事所出。然明於損益屈信之數。豈  
知乃不逮一婦人矣。

夫婦之道。榮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

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

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

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貧固可耳。

不逮一婦人

如婦不似夫

列女  
取才  
高  
秀者

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  
哭於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已愛是不欲其  
夫之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  
情耶

書後漢列女傳范曄云但摻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  
專在一操宜其取董祀妻也袁隗妻亦詞辨詘其  
夫然何取於清淑哉曹世叔妻來往官掖嘗應詔  
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又與聞政事牝鳴童肉矣  
尚足徽管彤乎



鍾謝  
矜才  
傲夫

晉王渾妻鍾氏琰渾嘗共琰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對曰若使新婦得配叅軍生子當不啻如是叅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何哉王疑之妻謝氏字道韞聰明有才辨初適凝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婦人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列女之有蔡琰晉列女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

翟素  
烈女

朱育論女曰。永寧翟素。遭寇劫賊。死不污行。近世之  
事。尚在耳目。按列女傳。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  
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素曰。我  
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自吳改上虞爲  
始寧。又分始寧爲永寧。則素者。疑亦吾虞之閨秀  
與。足配曹娥朱娥包婦矣。

唐堅正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濂妻。踰年濂死。夜  
忽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

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卽截髮麻衣。不熏飾。垢面塵

鄭婦  
不愧

厲自是不復夢矣。按此聖賢之學。夜驗諸夢寐者。李也能之。豈特編衣綦巾之所難乎。春秋晉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曰。亡人焉。婦人曰。墓門雖亡人。棘上猶有鸚。秉禮者。至於畏棘上之鸚。是無所不用其畏矣。余謂墓門之婦。能戒於人之所不及見。獨行不媿影者也。節婦之操。至察於己之所不可知。獨寢不媿衾者也。宋史列女傳。有郝節娥。毛惜惜。皆娼籍。忠義傳有唐琦。衛士李震。小校閻進。隸易青。摧鋒軍。范旺。軍校。

天

馬進兵。真實真謙之。萬安僧皆溜流。徐道明黃冠。皆他代所獲聞。於此焉效。宋家三百年禮義之化。忠厚之澤。其入人信深矣。

脫脫尼獨超夷俗

元脫脫尼雍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以本俗制欲收妻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三十年。以貞操聞。按漢書。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曰惡種。姓之失。

也。此俗不知幾千百年。雖元入主中國。仍而不改。乃有此婦。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云。愛其才耳。赤脚長鬚。知愛才乎。蓋亦

陸沉於人。笞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爲求近我乎。昭曰。蓋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爲長者

二氏  
恩撫  
婢僕

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爲粥重  
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無變容顏色殊悅穎  
士奴蓋亦陳國童子之流而史以人微逸其名惜  
哉

東齋記事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  
疫壽安縣黎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藉他婢畏不  
敢近且欲召巫治之王氏不許親爲煮藥致食膳  
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顧視  
後當誰使者鶴林玉露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

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婢僕。然後役之。其子東山啟曰。大人年高且賤事。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且甚寒。須使腹有煖氣。乃堪役耳。兩氏皆嬪名門。生長富貴。爲主婦。乃息撫婢僕。軫念疾苦。至憊已弗卹。今世爲人家主婦如何。

王義  
并主  
受刃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爲人所刺。義并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

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戲劇還帶記。乃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程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夫公之廉潔。乃行於園丁矣。明道



金瓶梅詞話卷之四十一

○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搗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此雖先生所使僕人。亦學其必忠信也。蓋躬行之化遠矣。傳有之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聞習使然也。信夫。

此段合下段大快人意

女奴  
存孤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

揭容  
孝德  
卓然

奴自火中抱見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

元揭容。揭文昭家僕也。容不讀書。而孝敬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次及其母。母死。遂辭主。廬墓上。先是容父出亡。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我往。廼刻其親像。戴於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襄。過建業。直抵燕遼。行丐於市。歷幾歲。竟

不能得。人咸哀之。

見建昌志

按容所值。有朱壽昌。

之不幸。而復不幸。不獲如朱壽昌。悲夫。然而嘗謂

漢李善。蒼頭也。范史以其卓行而紀之。彪名至今。

度其時。王公傳者。亡幾耳。夫道之所尊。豈問貴賤。

若容。揭家僕也。而其立德卓然。亦足以不朽矣。

陳子一夕大醉。自外歸。遽命枕。家人備其需也。戒篝

女奴執燈

燈宿火以俟。中夜果索飲甚急。女奴已鼾睡中矣。

連呼之不應。蹴之始矍然起。提燈以往。久之頗聞

語刺刺。而飲不至。家人曰。是必調藝耶。起視之。則

無被  
註誤

與諸王鬪。鴛爲戲。一鴛之直。至五十萬錢。宋蔡京媚徽宗。歲令蘇杭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

漢袁紹勒兵以清宮掖。盡誅宦官。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盧懷貞諂事權宦。或見無鬚者。誤爲之禮。實從一爲州刺史。時閹人用事。從一每聽詞訟。望見無鬚者。輒加意推問。何無鬚者所值。乃幸不幸如此。然諂如二子。亦可謂下耻矣。又晉冉閔將弑石鑒。知胡之不爲已用也。躬率趙人誅胡羯。無貴賤。

男女老少長皆斬之。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人生形似。詿誤豈少哉。

以小人駢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夷狄駢夷狄。必殞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直滅契丹是也。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

三思  
丁謂  
不信

奴方張燈而彷彿問何以久不具飲曰亡所從得  
火而汝手何物也曰燈燈非火耶再三女奴方解  
一笑家人大笑陳子聞之亦笑既而曰豈必奴哉  
心之神明萬象涵焉而不知求也迺汎汎於末跡  
之尋而遑遑於故楮之索斯手火而隣于乞也已  
又何奴之訾哉於是冷然而省勺未濡口而醒解  
也

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曰。古今  
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爲後代

美談二人者恬已之為小人而盡疑古今天下之

無君子 此二豎當烹

漢梁冀夫婦對街為宅宋蔡京父子分門立戶皆人

倫之奇事 宋蔡卞蔡京弟以京晚達而位在上致

已不得相故並位二府時有不合又於上前互相

詆訾蔡攸者京子也既權勢相軋浮薄者復間之

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讎言敵

吳何定邪佞為吳王皓所信任嘗使諸將各上好犬

皆千里遠來一大至直數千疋唐田令孜勸僖宗

蔡京 無人

小人 謬主

漢唐  
威行  
夷狄

金人  
重司  
馬輕  
蘇京

出子  
歸宗

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亦遣使詣闕其書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好自誇  
大類如此

西北夷至今謂中國曰漢東南夷謂中國曰唐漢唐  
威行夷狄雖異代如此

金人之入洛也傳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其  
入汴也令宣索蔡太師京家姬

宋亡矣其故臣仕于元者變於夷也孀婦從人也元  
將亡而其故臣仕於我朝者用夏變夷也出子



歸宗也

仁傑  
有取  
目功

女穢宸極。狄膺中原。古今天地之大變也。許文正之於元。猶狄文惠之於唐。與文惠有取日之功。故其業顯。文正有旋天之力。故其用藏。

天地  
生物  
乏仁

蠱將浴而葉肥於桑。兒方產而汁通於乳。長之者與生而俱。蝮蛇之地。鳩鳥生焉。冶葛之地。薤葉繁焉。制之者與毒而俱。於此。觀天地之仁。

物至  
小者  
內附

髮至細也。酉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客固善術。以

俞跗  
華陀  
之術  
音妃  
為秦  
王病

此驗天下之物。雖小猶必有肉。

割皮解肌。結筋搗髓。此俞跗之術也。而俞跗能之。破背抽腹。截腸斷胃。此華陀之術也。而華陀能之。

隋許智藏良醫也。秦王俊疾。召之醫。忽夢亡妃泣。既而曰。須入靈府避之。及智藏至。曰。病已入心。不可為也。此事與春秋晉侯召秦醫。而夢二豎子泣。類大抵亦傳會耳。

金鼈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后夔拊石而獸舞。伯牙鼓琴而魚喁。師曠援瑟而鶴  
集。子喬吹笙而鳳鳴。積至和之所感也。逢蒙撫弓  
而豹嗥。養由矯矢而猿哭。蒲盧縈繳而鳥下。更羸  
控弦而鴈落。積威之所劫也。

人以  
其技  
為不  
祥

物有以其尤為殃。土有以其異為傷。人有以其技為不祥。麝之薰也。猩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稟尤美身之災也。故曰有以其尤為殃也。藍溪之玉也。合浦之珠也。益陽之茶也。瀘南之荔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有以其異為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伎也。故曰有以其技為不祥也。

獸有神奇者。一名任法。性知有罪而好直。古者決訟

則命之以觸不直。其直者不觸也。有窮奇者。牛似也。而狗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嗟夫。乃物性之相違。有如是乎。世固有執憲之綱。秉法之紀。望總於鐵冠。威雄於石室。擬而命之。以爲百獸之神奇也。而性大繆異。迺觸抵正直。則至於抽其筋而絕其髓。阿保兒回。則爲之奮其爪而舐其牙。若此。其爲神奇耶。爲窮奇耶。

東北荒中有獸各獬豸一角性忠見

人聞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禽類  
獸類  
亦稱  
禽

二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卽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猩猩能言。不離禽獸。猩猩亦禽也。儀禮以禽作六犖。卿羔。羔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馬羊猴雞狗猪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猿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爲筮簋。天下之大獸。五羸屬羽屬鱗屬。是鳥龍蛇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四獸爲軍陳。是朱鳥青龍龜蛇皆獸也。

魚有鮪鱣侶岫居。每仲春始出。乃浮陽北入河西。薄  
集於龍門龍門。古河津也。禹鑿之。兩山劃峙。一水  
淙流。其中懸下數十仞。砰砰然雷也。魚之思變者  
乃趨焉。而若期。望焉。而若思。沿波而驚。沂瀑而怒。  
俄升復沉。纒定倏動。不勝力殫。有越而直上焉。龍  
矣。於是則挾風霆。曳雲雨。矧然耳。其不得上者。則  
點額而還。有暴腮於河壩者焉。蓋歲以龍去者。恒  
百不一也。能以魚還。亦十不一也。故善爲魚者。亡  
志爲龍。望龍門。輒逝。君子曰。不得爲龍。不失爲魚。

龍首  
有尺  
木

矣。夫出乎枯轍之中，升斗之水，攸然可以鼓鬢而  
況於鴻流浩浸，奚之非所乎？

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  
下按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  
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則謂尺水。君山誤也。論衡曰：  
昇天，又言尺木。世俗見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  
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  
木之中昇天，則又不得尺木之義。

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至蘇



陳堯佐捕鰐魚

瓊始罷。然燒尾莫解。近閱太平廣記。三秦記。龍門山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卽有雲雨隨之。天人自後煇。其尾化爲龍矣。則義取諸此。名垂雅馴。事殊褻猥。姚宋諸公會沿而不革。何也。

宋咸平中。陳堯佐判潮州。有鰐魚食人。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僂之。今按爾雅翼。鰐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鰐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捲取人。

兔有  
雌雄

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狀土人伺其醉殺之然則公捕鱈於食人之後蓋亦乘其醉耳

世謂兔無雄常望月而孕按古樂府木蘭辭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雌雄兔非無雌雄但難辨耳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或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大抵陰陽所生無無雌雄也

鱈  
多鱈

羽有鯉一生九十九子鱈有鱈一孕生卵數百於陸

行狀  
死石  
除成

地何惡醜之蕃育也

虎豹之皮不棲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水犀角置米中鷄鶩駭不敢啄置之屋中則鳥鳥不敢集屋上刻爲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獭嗜食銅鐵及作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奔鱗一名溺相傳嬾婦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死猶懶

翟雉山鳥也尾修而麗善自愛用雪降輒棲樹杪不

雉  
尾  
世  
酒  
者

下食私念有羅已者然往往餓死獸有猩猩血丹  
可以染毳剝而性嗜酒能前知常什伯羣行山谷  
間土人設酒又織草爲屨連絡之併置道周張之  
猩猩至卽知張者父祖姓名大嘯曰奴輩張我去  
去已復再三四試往共飲之輒醉輒羣戲穿其屨  
土人逐之輒牽連墮亡逸者刳之得血焉雉之死  
以其尾而猩猩之死以血也余觀猩猩以獸羣頗  
能言而有知知張者之爲我矣廼不能自引決旋  
貪濡唇之味而其墮身之慘禍猩猩者豈血耶雉

陳劬  
化及  
大馬

雖不免於死。然其炳幾負潔。直羽族之介也。在人  
抑據梧採薇之倫乎。顧其矜美而不自戢。亦可爲  
士之涉世不能忘已之美。而沾沾自喜者之戒。

宋江州義門陳兢。家有羣犬。一犬不至。衆犬不食。元  
浦江義民鄭文嗣。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馬爲之  
不食。

雞耿  
介守  
城

揚用修訓禽經云。鷦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丈。鷄  
上有赤。上飛而上也。赤古尺字。鷦鷯飛不及尋常。  
故曰無。鷄鷄飛不過丈尺。故曰有。鷄上尺。故莊子

云斥鷃斥亦尺也。雉上能丈故記丈用雉。傳云都城不過百雉。羅壁識遺亦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雉九雉。什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未詳雉所以各丈之義。陸氏埤雅謂雉性妬龍護疆飛不越分域。潘安仁雉賦所謂畫墻衍以分畿者也。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雉計丈也。又曰古者士贄雉。士死制故贄雉。雉以計城亦有望於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魚之懷珠以目。至五十年。鬻紫汗溢於腦。則不能復。

珠文  
成齋

甲

猛獸

舒鳥

鼓鱖矣。鹿之戴瓊以角。至六十年。角班涎出於口。則不能決蹄矣。兔之懷環也。以腋毛有彩色。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則形隱人。不見之矣。夫人積久。養重者。亦如之也。

蛇色逐地。鷹色隨樹。茅兔必赤。混於物類。以藏形也。犖鳥將擊。必縮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牙。噬犬不見齒。又曰。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

記舒鴈。翠舒鳥。翠鷄。肝舒雁。鷲鳥也。舒鳥。鴨也。翠尾後。

匏苦  
不可  
食

肉與鷄肝皆常用之物三者皆不宜食

匏苦瓜也不中食。春秋晉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是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謂其不見食用於人耳。朱子注乃曰。匏瓜則係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他瓜能飲食乎。又一說。匏瓜星名。史記四星在危南。天官星占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孔子言匏瓜繫而不食。謂虛有其名。實則無用。如詩云。箕不可簸。鷓不可挹。酒漿牽牛不可服。箱也。然差盪何晏注云。言匏瓜只繫一處者。不食故



食肉  
毋食  
馬肝

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  
一處。陸佃曰：長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其匏若  
西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謂湯武非受命  
乃殺也，固謂不然，固言必若是。高皇帝伐秦，卽天  
子位，非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  
也。言且置此義勿論，蓋帝寔是固，但難正言於君  
臣之際耳。曰：毋食馬肝者，師古注謂馬肝有毒，食  
之殺人，余觀淳于意醫案亦謂齊淳于司馬病，曰  
我之王家食馬肝，食甚飽，註馬肝能殺人，然戰國

荆軻嘗謂千里馬肝美。燕太子丹乃殺千里馬取肝進之。其後軻死。不以食馬肝也。論衡云。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爲熱也。當以克言爲是。史記封禪書。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亦云。氣動而馬盛。故食走馬肝殺人。而正韻云。馬生於午。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余謂臟氣不足。食之良不能益人。何至乃殺人。

漢東方朔諫武帝除上林苑書。南山天下之阻也。其

地從汧隴以東。商頌以西。厥壤肥饒。土宜萑葦。水多蠅魚。注蠅卽蛙字。似蝦蟇。人亦取食之。則北人之食蛙古矣。後山談叢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臧宗廟羔羗。顏注羔羗。鼃以供祭也。周官蝻氏。鄭康成注。蝻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甚難之。暢爲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然予按昌黎集中。初有南食。討貽元十八云。蛤卽是蝦蟇。同實浪異名。其餘數十種。莫不可嘆驚。又答柳柳州食蝦蟇。可云。余初

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恐染蛮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爲。其食比豢豹。獵較務從俗。全身始爲孝。公與柳柳州皆北人南謫而難食蛙。安見前世北人食之。南人未嘗食乎。又朱彥可談云。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羹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以爲鷄脂。旣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談始息。又是南人食蛙。北人初不食也。鰻魚。蚌。蛤屬。生遼東。金復等州。海上土人。寔以爲羹。

嘗有鮑子京師書狀作蝮。竊意蝮是毒蛇螫人觸  
膚輒殺人。不宜名魚。攷遼志亦書蝮。志極淺陋。無  
足據。或疑卽鮑魚。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開其  
臭。證類本草云。其臭如屍。史記秦始皇道死。不發  
喪。載屍輶車中。用鮑魚一石。亂其臭。非是魚了  
甚。適讀西漢書。王莽傳。莽憂懣不能食。嘗飲酒啗  
鮑魚。顏思古注。海魚也。音雹。東漢書伏隆傳。隆使  
青徐等州。招降張步。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鮑  
魚。郭璞注。王蒼云。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鮑無鱗。有

頻婆  
果即  
林檎

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云石決明。  
一名鰓魚。乃殊用洒然。且喜幸爲此魚。頌寃無令  
人妄以文字形聲間疑似。橫復見加。亦一快也。

京師有頻婆果。余頗疑所出。毋於作字闕筆。今按太  
平廣記。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  
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  
又非常美。紀王慎爲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貢於  
高宗。以爲朱奈。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種  
於苑中。西域老僧見之。云是朱果。亦名林檎。上大

竹木  
相靡

重之賜。王方文林郎故亦號此果爲文林果。俗云頻婆果。則知此果入中國所自始。今南方特慳此物。然宋大中祥符二年嘗詔罷韶州獻頻婆果。則廣中亦嘗以克貢。

僧見說家云竹木相靡也。頃讀呂覽審己篇。樹相近而靡。或軒之也。乃知其說之所自。予因是驗之。但木枝幹。小大相亞。雖違丈許。無相壓之勢。其小者必迴斂柯葉。共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語老橐駝。或亦未之知也。始寤古人精祭物理矣。夫草木有生

無知其於大小強弱之間猶爾。而況人不量力度德。獷然主其不懼。而以行於世。可謂識時達變乎。予以是儆矣。

張九齡荔枝賦

張曲江在西掖。嘗盛譚荔枝之美於諸公。因未之信。乃作荔枝賦云。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千里而莫致。門九重今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居無何。見賞於貴妃。紅塵一騎。千里傳送。逢矣如疲人勞師。何毋亦公是賦為之先容耶。宋康伯可桂



子荷花之句。而其禍致胡馬之飲江。故言不可不  
慎也。又按東漢書。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  
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羗縣接  
南海。上書言狀。和帝感之下詔省焉。則荔枝之遭  
逢。已在漢矣。此物之命。乃與民命互相短長。咀人  
膏以飴口。宜仁者勿爲。

太山境百數里。居人十瘳九焉。已酉春。予行長青太  
安道中。蓋所見皆甕糞矣。問何以故。或曰。山產葛  
而根牽條引。泉流經之。飲者輒瘳。其殆然耶。問治

葛食之殺人飲其流泉亦復瘰耶。然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瘰人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瘰由於飲泉之下流今荆南諸山郡東多此疾是不必葛也。鴻烈云險阻氣多瘰又云頸處險而瘰亦非必飲泉故耶。丁巳余行役河南經太行山下見居民率瘰。

蒙山  
茶最  
佳

凡瘳茗木生而青郡屬之蒙山茶獨產頂石上若茗采而乾之以入沸色味香皆絕真殊品也。世傳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之句。而宋范景仁東齋紀

荀勗  
識勞  
心炊

事稱蜀茶數處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方生則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晁氏客語亦稱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最佳味如建品竟不知昔詩所稱蒙山茶配合江心水者定是誰茶也

世說荀勗嘗在武帝座上食肴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劉須溪批云薪豈知勞而烟氣亦異耶疑之也然春秋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

果然車輞則事誠有之神識術解常在事外豈可  
以恒理推也。揚升菴扈言信師曠事以今傳荀勗  
事爲非訛荀勗爲符朗且亦繆所出矣。

鹽鼓

士夫間與吳人譟必曰鹽鼓未詳所緣按郭子陸機  
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  
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葦蕒未下鹽鼓然則由來古  
矣。千古未下說者謂皆吳中地名酉陽雜俎酒食  
部有千里葦今溧陽有千里湖產葦多且肥美未  
亦當作未前漢地理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未或云

當作秣省文耳。秣下卽秣陵。笑林吳人至京爲設  
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  
困頓。因戒其子。蓋謂吳人不識酥。至於強食困頓。  
如陸公又以敵鹽豉。故笑其寒儉。然儒者腹爲唐  
園。惟菜是盛。毋使羊踏翻亦可也。吳中人恒謹然  
不平。正亦坐不知此中風味耳。學士雪茶必減党  
家羊羔兒酒耶。

金壽山人對

附

上虞城西南偏有山。踴踴潔立於烟市野水中。與雉

堞上下。老檜修篁。停雲寫霧。望之鬱然者。金壘山  
焉。山之崇。不竟數仞。廣以畝計者百。而羸虞四面  
多大山。皆障起壁絕。獨是貌焉。蓋魁父然而山稱  
舊矣。志曰。漢魏伯陽氏所嘗棲真也。迨晉太康中。  
有於此。濬井得金壘者。故山名云。陳子者。邑人。讀  
書其山而樂之。狡焉將遂據而有之。因自署金壘  
山人。或問金壘山人子。何選於是。夫升高望遠。可  
以曠懷。攬幽極深。可以怡性。迺金壘有一與若吾  
虞。故饒佳山水。諸足以稱子需矣。昔者謝公之屐。

翻焉猶曰疲於奔命弗之遑也。而子果儻然無意乎。何以蹈堦井而雄視東海與。山人對曰唯唯否否。誠善子之言。然味之酸醜嗜也。子能爲我耶。吾聞之卽境而適不在高大。山曰高乎。泰山高矣。崑崙俯之。俯崑崙者無山與。是亦焉所底止。如以爲皆山而已矣。則鬼乎萬仞。非有餘於絕頂之外。儉乎一丘。非有蹙於容足之中。故曰毫末之爲丘山也。而何羨乎。夫幽顯喧寂而心爲境。天下非有真境也。逃名者必山林。濫巾竊吹者不黷乎。誠虛吾

之心以遊於世。則畔也可。蔽市也可。隱卽蟻丘。有  
自垤之民。而馬門有肥道之吏。由此觀之。委順而  
逍遙矣。又何必攬長蘿。援飛莖。跨穹窿之懸磴。歷  
幽昧之絕徑。守枯平介山。發狂乎華峰。而后謂之  
寥朗者哉。吾之讀書其山也。有年矣。蓋私心誠慕  
而樂之。自是而周游天下。衡足之所躋。衡睇之所  
及。以爲未嘗有山焉者。固已神恍三山。而氣壓五  
嶽。彼會稽四明。赤城雁蕩。太微玄蓋之天。金華寶  
陀。方蓬之島。擊雲蔽日。喬絕於吳越者。舉不足以



供吾之一瞬。而況百樓五祭。蘿岩蘭阜。妄有名字。於吾虞者乎。是何以易吾之處乎。問者曰。固而不可徹者。子之謂矣。抑宇宙此山。子烏得晏而有之。天山之一草木。盡屬他人之籍。而子將奚攘耶。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有也者。將筭藏而捷扃耶。彼固天地之塊物矣。誠會之以心。而游之以神。則過而未始留取。而孰或禁。故天地萬物。而富有於吾性之內者。克如也。而獨此山也。與哉。語曰。仁者樂山。有其山者也。孰謂巢由買山。而稱箕山者。必巢由。

其精神性術。既恒與之宜。而氣魄力量。又適與之對。故生而以其實契之。歿而人以其名配之。度其賢豪特達。感慨而登臨者。古今豈乏也耶。而曾莫與之爭。安知金罍非之箕穎也耶。問者曰。是亦或之然矣。藏山於澤。夜半有功者。不負而去乎。夫山人得而有之。則魏氏固窟宅於此矣。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斯亦未覩厥理也。相尚以道。不聞以力。元凱之賢。而不能與叔子爭一峴首。其道貶也。夫有對而後與之爭。儒者之道。無對於天下。而神仙

者流。廼能後其游魂。倚險而與吾角。斯丘也。登吾  
儒之說。鼓行而前。猶有媿乎。將啗其督亢。縞車服  
而陳乎道左。吾得有斯山省矣。問者於是墨墨不  
復致辯而去。頃之。山人亦隱几就睡。夢有鬚眉皓  
潔。偉衣冠者。肅而前曰。予山之靈也。其善辱子之  
不鄙予。雖然。辱子豈搆人者。乘其虐。子毋廼它  
日。馳子以當塗。而遺我。以空山與。則厚顏蒙耻。膜  
膽而怒目者。訂有人矣。卽山之草木。皆敵兵也。況  
宿其不平而伺者與。山人愧其言。蹴踏未對。嬰然

就悟嘆曰非山君謂我耶。儒者之道不苟爲富貴而神仙之所棄也將以贗儒而當真仙勝負之變倏然移矣。然安可終必也耶。迺酌于九井之水而矢之曰予它日其貴往而不返負此山也者幸爲賦以招我不然移文以謝我。

壻 葛 賢

甥 陶履中

姪 孫陳志裕

孫 陳志凌

陶光啓同校

陳志澄

陳志宸

孫壻陶崇義

陳志寰同軒